國際都會愛文藝 西九上馬不宜遲

昨天和大家談過假如要成為國際都會，香港在硬件上必須急起直追，特別是商業物業如酒店、商場及寫字樓等。今天和大家詳細闡述香港在軟件上的不足之處。

一個城市的成功，完善的醫療體系極為重要。首先，作為公共衛生的最後一道防線，它保障不論貧富都可以享有基本的治療，健康得到保障，這應是市民最起碼的權利；另外，一個成功的國際都會少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和精英，當海外人才決定何處「落戶」時，當地的醫療體系是否穩健高效，對他們的選擇甚為關鍵。

香港黃金五十｜HKGolden50

HKGolden50（香港黃金五十）為一獨立非牟利非政治研究組織，由九名香港普通家庭長大的八十後研究員加上資深分析員林書強於2011年夏天成立，旨在以客觀事實和數據喚起各階層關注香港面對的挑戰和困難，推動公共政策，使香港更上一層樓。

在醫療體系方面，香港人的確值得自豪，香港的醫療質素十分標青：嬰兒死亡率只有0.29%，幾近全球最低；癌病存活率亦遠超歐美國家。以香港最高癌症死亡率之一的胃癌為例，胃癌病人的五年相對存活率為38%，而歐美僅為25%。香港男性的預期壽命全球最長，香港女性亦名列全球第二。

香港提供出色的醫療培訓，使我們的醫生擁有世界級水平，這點毋庸置疑。可是，對醫療硬件軟件缺乏周詳計劃，令本港的醫療基建變得緊張，削弱了醫療質素。本欄初見報時提過，當大家還在談日本經歷迷失十年，歐美亦可能因債務危機而步日本後塵時，原來香港早已過了「迷失十年」而不自知：九十年代時香港有八所醫院落成，但過去十年內卻連一所也欠奉！

自將軍澳醫院於1999年建成後，唯一建設中的新醫院就是北大嶼山醫院，惟預期項目動工十四年後的2013年，只有87名醫護人員可供調配，因此只能提供有限度服務，即提供160個床位服務，要待至2016年方可全面運作。此則新聞除了令人嘩然外，亦證明軟硬件不足最終會引致醫療服務能力下降。

醫院及醫生俱不足

政府須加快批出位於黃竹坑、將軍澳、大埔以及大嶼山的四個劃作興建私營醫院的土地，將私營醫院服務能力擴大逾三成。同樣地，政府要加快擴建及增建公立醫院。東九龍和新界東醫院有迫切需要加設床位，不能再袖手旁觀；否則，一旦如沙士及禽流感等流行病爆發，香港根本沒有足夠的醫院容納病人。因此解決床位不足、增加醫療設備以應付日益增加的需求至為重要。

最近嚴重醫療事故時有所聞，正是醫護人員短缺拖累服務質素的警號。現時全港約有1.2萬多名醫生，比例為每1000人有1.8名醫生，遠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OECD）的平均比例3.3名。輪診時間長正是嚴重人手短缺的後遺症，打擊醫療服務質素。

隨着人口老化，三十年內住院需求將增加逾三成，醫療服務短缺不單只會持續，而且會繼續惡化。假如香港再不立下決心提升軟硬件，醫療服務將會急速下滑。

目前醫療專業人員及設施，連本地醫療需求都不足應付，更遑論應付外國人。儘管由2018年起每年會有420名醫生生力軍，仍然沒有足夠人手解決因為人口老化而帶來的大量醫療需求。同時，嬰兒潮時期出生的醫生會在未來十年相繼退休，令人手短缺的壓力百上加斤，三十年內醫生數目會再減少三分一。需求上升但醫院和醫生人手均告不足，醫療服務將備受壓力，更遑論提供世界級的醫療系統。

香港須要解決醫生供應的問題，以防醫療制度崩潰。目前98%的生力軍是來自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每年僅有8至10名海外醫生來港執業；另一邊廂，新加坡則於2004年開放大門予海外醫生，自此其醫生數目及醫療水平俱升。

在此方面，香港必須急起直追，趕上同儕的水平：一邊引入外國醫生；一邊培訓醫科學生，壯大本土實力。假如再不行動，未來十年香港的醫療水平將會因軟、硬件不足而急劇下降，最後受苦的只是香港市民。我們會在第三份報告中詳細談及如何為醫療體系投資軟硬件。

推動職訓保服務質素

香港人駕的汽車、用的電腦以至喝的清水都是從外地進口。要付這筆入口賬，香港靠的就是「服務出口」。我們早前已提過，服務出口是最難賺的錢：我們其實是藉「顧客進口」來港享用服務賺錢，如一名德國旅客要請假、買機票、訂酒店，才可以嘗到香滑的港式奶茶，亦因此，香港的服務水平必須極高，才可以吸引客人持續來港消費。

但可惜的是，香港過去十年增加了40萬或11%的勞動人口，未來十年卻會減少近30萬勞動人口。假如香港的服務業需求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但勞動力卻以每年0.6%至1%收縮，那麼整體生產力便要按年增加6%，否則我們的服務業質素亦會以同樣驚人的速度下滑！

觀乎香港的固定投資，由回歸前佔GDP 30%，下降至現時的20%，單靠私人市場達到6%的生產力升幅根本沒有可能。因此，政府有必要帶頭在職業培訓等領域大力投資，才可以保持世界級的服務水平。否則，就算有商業硬件，我們也沒有充足的人手去服務顧客。

要提升生產力，當然少不得提升教育水平。現時香港只有18%人口是大學畢業，遠低於其他已發展地區。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大學畢業人口有23%，英國則有24%。

若香港要趕上倫敦高等教育界的水平，先決條件是提高大學入學率。倫敦收生對象來自腹地（整個英國），我們亦應看看香港的腹地廣東省。政府應增加資助學位的數目，以提高本土的教育程度，並從香港的腹地吸納南下的內地學生。

優良的學術環境和教學、整體社會制度完善，不知不覺讓香港走上作為中國教育樞紐的路向。以中期發展看，在香港出生率回升前，鼓勵內地學生來港就讀大學以增加香港的大學生供應，極其重要。

重新審視人口政策

自2003年起香港的經濟表現不斷被新加坡拋離，我們之前已證明，兩地差異很大程度來自人口政策的分野。過去十年，新加坡實施審慎的「增加收入」移民計劃，致力吸引富豪及人才，相比香港的移民政策一直極為被動，策略決定大多受中央支配。

CEPA增強香港通往內地的人力資本流動，但香港扭轉北方人才的大門仍然關上。我們去年7月的調查顯示，83%的內地畢業生希望貢獻香港經濟，但協助有關人才來港的措施不多。這些人才除了可為經濟增值外，最重要的是可以幫助香港重新飾演進入中國的大門角色，讓海外企業在香港接觸中國的人流、資金和機遇，從而打進內地的龐大市場。

故此，積極推行「南下政策」，增加內地人才「進口」，是香港當務之急。事實上，現時的居港外國人（不計及外傭）超過15萬，那麼假如中央真正落實「一國一市場」，與我們一河之隔的內地人才也有10萬至20萬，實在不足為奇。

黃金五年的機遇，使香港在推行最低工資時沒有像外國的經驗般導致失業上升，不但沒有人飯碗不保，反而令整體工資上升近10%。同樣地，當未來十年香港因人口老化而流失近30萬的勞動人口，此時引入海外及內地專才正是黃金時機。「雙非」嬰兒不能解決眼前的勞動力不足，我們需要的是隨時可以填補工作崗位的人才。

國際校不足 人才卻步

不過，要讓香港繼續吸引更多海外人才，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是增加國際學校。事實上，缺乏國際學校正是外國人家長面對的主要問題，導致資深人才紛紛離開香港。英國商會75%會員反映，缺乏國際學校學額是影響他們在香港發展業務的關鍵。

> 香港要躍升為國際都會，不能只靠經濟實力和基建硬件，我們還應該力求在文化藝術方面與倫敦及紐約看齊，因此須要大力投資藝術文化發展，以達至成熟水平和提升知名度，才可與其他國際都會一起發光發亮。

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商會進行的研究亦有類似結論。商品大王羅傑斯（Jim Rogers）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他選擇遷往新加坡而非香港，因為新加坡為他的子女提供更理想的教育環境。

儘管在香港居住的外國人超過15萬人，市內卻只有33家國際學校，提供約3.5萬個學額。一些外國人媽媽為新生嬰兒申請排隊輪候小學時，為了取得學額，甚至要花500萬元購買某些學校的債券。一些跨國企業索性只聘請單身或無子女員工來港任職。為更妥善地配合旅港的人才，政府須要積極鼓勵，甚至頒布財務激勵政策來鼓勵香港建立更多國際學校。

香港要躍升為國際都會，不能只靠經濟實力和基建硬件，我們還應該力求在文化藝術方面與倫敦及紐約看齊，因此須要大力投資藝術文化發展，以達至成熟水平和提升知名度，才可與其他國際都會一起發光發亮。

香港以往一直背負「文化沙漠」的惡名，正因為此，外界一致認為香港未能超越倫敦或紐約市的地位，因為「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應同時是超卓的文化中心。不過正如我們上周所談，現時情況再非如此，香港將在黃金五年內撇去這負面形象，大舉發展藝術文化產業。

自十八世紀以來，倫敦大體上一直為歐洲和全球文化交流中心，歌劇院、劇院、演奏廳和博物館林立。倫敦是唯一擁有五除世界級管弦樂團的城市，其「高級藝術」與「街頭藝術」的融會也是全球最豐富的。縱使美國只有兩世紀的歷史，文化遺產不算深厚，但享有「大蘋果」之稱的紐約卻贏得全球各地人才的青睞，並演變成融會非歐洲主流的各種獨特傳統和文化之地，亦擁有全球最享負盛名的兩家演藝學院——朱利亞德學院（The Juilliard School）和伊士曼音樂學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

現時香港的整體文化藝術底蘊，與倫敦和紐約比較固然還有一段距離，不過西九文化區正為香港帶來契機，讓我們有機會在文化方面的軟實力可以一躍而成世界級國際都會水平，與倫紐看齊。然而我們不能再蹉跎光陰，繼續讓官僚制度、政治爭拗和資金問題令西九工程一拖再拖。

嬰兒潮提供文藝客源

根據西九管理局的計劃，西九於2015年只會開放「中央公園的一部分及小型展覽館」，連同部分商場也只佔整個文化區的9%（約70萬方呎）。可以預期，一個原本以作香港地標為願景的西九「文化區」，最終將變成一個比國際金融中心商場（90萬方呎）還小的「設施」，斷難成為一個有分量的旅遊景點，或有誘因吸引人前往的目地（destination）：論購物娛樂不及鄰近的「圓方」；談文化藝術則連一個市鎮大會堂也不如，規模遠遜倫敦、紐約，連新加坡、台北也不及，無論市民還是藝術工作者都肯定不會「收貨」。

西九管理層的原意是憂慮本港對文藝活動的需求不足，假如西九一次過開放太多場館，出現入座冷清的話將相當難看，但正如我們上周所述，從書展、藝術品拍賣和藝術展規模等盛況可見，西九管理層只是杞人憂天。實情是香港文藝活動的受眾與日俱增，本港當代藝術，如電影和攝影等向來享譽國際。

況且，現時的人口分布正為西九提供大量潛在「客源」：今天佔香港男性最多的年齡組別介乎45歲至54歲，女性的分布情況相若，他們正是嬰兒潮出生的一群，這群為數不少的嬰兒潮人士，將屆甚至已踏入退休之年，當中不少人擁有充裕的金錢，更重要的是他們將有充裕的時間，可以悠閒地欣賞四小時的歌劇而不用擔心明天上班遲到；加上高鐵落成後，廣州居民來西九就像沙田居民到中環一樣快捷方便，勢將大力推動對文化藝術活動的需求。

早在2000年，臨時市政局已通過興建一所8000多方米的當代藝術博物館，正是因為西九概念才把博物館計劃整合在一起。

但是十一年過去，當北京的798藝術區風靡國際，台北也擁有五間當代藝術博物館的時候，香港連一塊博物館的磚頭也未曾得見，導致本港的國際級攝影師只能到台北舉辦展覽，香港藝術工作者情何以堪？

如此下去，這個只開放9%用地的「文化區」將會不倫不類，徒招惡評。要成為地標，西九規模必須夠大，才可以容納充足的文化設施、商舖餐廳等不同景點。若則每個景點只會搔不着癢處，斷難吸引充足人流。

屆時政府若要發展餘下場地，大家會如何思量？只得一鱗半爪的西九也無法達到原來效果，就算政府再鼓三寸之舌，將餘下的九成用地說得有多完美，也徒為國王新衣，斷難說服市民相信最後終能完成「打造成為文化藝術樞紐」的原來計劃。

「蚊型」西九恐畫虎不成

再想深一層，大家不難明白西九的問題出在哪裏。基建並非「小就是美」，香港早有慘痛教訓：迪士尼樂園正是因為佔地太小，設施不足，以致欠缺吸引力。佔用地9%的「文化區」好比先天不足的迪士尼樂園，市民只能以「冰山一角」為整個西九成效作判斷，嚴重低估西九的貢獻。

打個比方，大家請外籍家務助理時總不會只看名字而簽聘書，也不會只看容貌而決定與別人談婚論嫁：西九乃納稅人付鈔之公共建設，耗費200多億元，何以政府訂出如此違反思考常規的分期計劃，陷西九於不義？

死水之局已隱約可見，勢將對西九的未來發展造成極大阻力，甚至使餘下的91%的文化區計劃胎死腹中。這將是每位香港市民不忍卒睹的下場——各位讀者不要忘記，西九無論現在如何半死不活，花了的錢已花了，哭也喚不來：既然現在香港對文化藝術活動有需求，加上政府庫房寬裕，倒不如在此時對西九追加撥款，加快工程進度，爭取在2018年前開幕，並最少開放當中的四分之一區域，才算是及格「文化區」的初稿。

更重要的是，假如工程再延誤十年，那麼到落成的時候，嬰兒潮已屆古稀，老邁的他們再無欣賞文化藝術的精神心力，其時再推動西九只會難上加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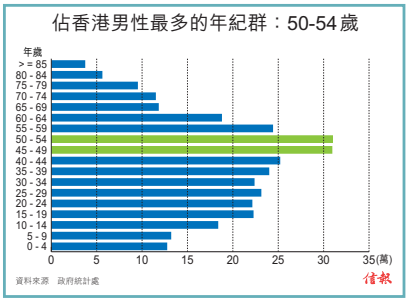
四五十年代，大量內地人為逃避戰亂來港，成為第一代香港人。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下，每個家庭還要負擔無養六名小孩，把一整代嬰兒潮養育成人。嬰兒潮長大的過程中，見證香港經濟起飛、中國改革開放、八九六四、九七回歸等大事，亦為香港打下今天的穩紮根基。當中有人因香港前景不明曾移民外國，為的只是讓下一代——也就是八、九十後有更好生活。

今天，千載難逢的黃金五年賜予我們無限機遇，香港亦背靠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八、九十後的教育程度又是最高，香港實在佔盡天時地利人和。我們有機遇、有資金；欠缺的只是兩代香港人賴以成功的自強不息和奮發打拚精神。若然急起直追，大力投資，追回軟硬件上的不足，香港即可實現潛能，躍升為國際都會。

假如香港的發展史是一部電影，我們經歷了開埠一百七十年的起、承、轉階段，多代人花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精力和心血經營建設；今天，700萬港人不但有權，更有責任為這齣電影努力講寫大團圓結局。

本欄逢周二及周三刊登

■香港以往背負的「文化沙漠」惡名，將隨着大舉發展藝術文化產業而消失。 （西九文化區模擬圖片）



■香港文藝活動的受眾與日俱增，西九大力拓展文化藝術區不愁沒有市場。 （資料圖片）

鳴謝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惠允轉載編號 2012JA01002